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第四十四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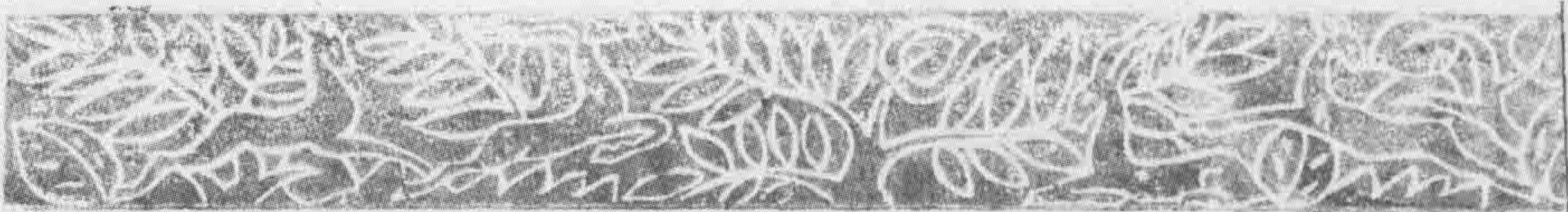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四十四冊目錄

文學創作 熊佛西主編 桂林：文學創作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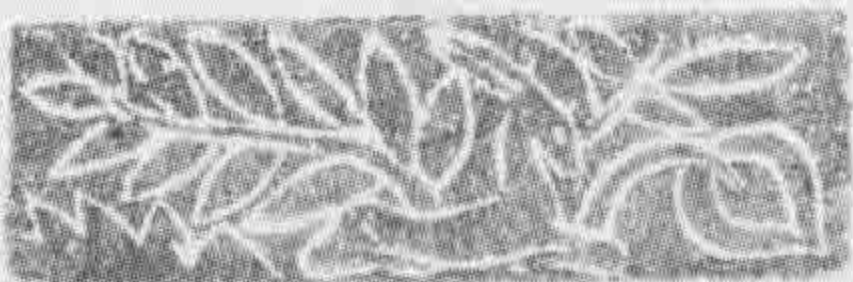
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四三年六月		一
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四三年七月		一〇七
第二卷第四期	一九四三年十月		二一三
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三三九



文藝創作



熊 錚 西 主 編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出 版

保護作家的健康

編者

最近張天翼先生的病，沈碩甫先生的死，頗引起文藝界的憂念與哀悼。張沈兩先生都是在文壇或明或暗多年的人，於文藝有過卓越的貢獻。而張先生現在臥病湘中，醫藥費頗難；沈先生死於山東，無以為葬。張氏的友好在自助地來資餽贈，俾其安心靜養，早復健康。沈氏不幸於月前逝世，郭沫若應雲衛陳白塵諸先生曾為其舉行追悼會，會中有觀聯云：「哀不求暖，食不求飽，劇人生活固如此也；病無以醫，死無以葬，社會報酬應若是乎？」

我們讀了這副觀詞頗有憐人自憐之感，它不僅是沈氏的寫照，不僅是今日劇人的寫照，更是一切窮苦文人的寫照！因此，我們聯想到今後如何保護文人健康的問題。據我們所知的文人，其病人大都身體不健康，而臥病的也不少。王魯彥先生謝冰心女士現在都在與病魔作戰。冰心最近給編輯的信上說：「給您寫信是個痛苦，每次都是慚愧而又自恨。老早就想為文學創作寫點東西，無奈我的身體太壞，（吐血）又無藥可醫，現在只好靜養……」足見保護作者的體面也是今日文藝界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怎樣保護文人的健康呢？

第一、應該使他們的生活安定，不要使他們有衣食之慮；稅收的應該提高報酬（至少要酬到千字斗米的酬報），消極的要保障作者的權益，不要再有偷漏稅的慘事。

第二、應請政府與社會撥專款接濟貧苦作家，或以獎勵的方式，或以借貸的方式。現在政府主辦的文藝獎金的數目應該加增，範圍應該擴大。

第三、應該減少作家精神上的打擊，少予他們刺激。

第四、作家自己也應該保重，極積方面實行各種足以增強體魄的運動，消極方面革除過去所謂「文弱書生」的積習，摒棄一切足以妨礙身體的嗜好。

文藝創作

第二卷第二期（總第八號）

民國卅二年六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熊佛西

發行人：蔣本壽

發行所：文學創作社

總經理：三戶圖書社

印刷者：青年印刷所

定價：

本刊每月發行一次，用上等國產紙精印，零售本期十五元，訂閱預收國幣五十元，每期出版先行寄發，按照定價九折優待，寄滿為止，郵費免收（掛號另加）。

稿約：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有餘暇者，請寄稿者，不誤。

二、稿費定每千字卅元，特約另議。本報寄桂林崇善路橋園。

文學創作第二卷·第二期目次

自傳

五十七年.....柳亞子(1)

論文

詩的趨勢.....朱自清
天才的度衡及其他.....王西彥(13)

小說

隣居.....艾蕪(17)
一個女人和一條牛.....荃麟(28)
迴光.....蘇雪林(36)
女伴.....方敬(42)
蒼鷹.....張煜(47)
紅豆春枝.....符浩(54)
不成功的戰鬥(青年徵文).....冰波(59)

散文隨筆

見微齋筆談.....沈從文(65)
雅歌譯記.....端木蕻良(67)
晚明澹歸和尚事考.....王在民(69)
A先生.....白
夏完淳第十三傳.....任中敏(76)

詩歌

老伯和牛.....章平(79)
江邊小歌.....王亞平(81)

劇本

晴雯.....端木蕻良(82)
回鍋肉先生.....徐昌霖(93)



第二卷第三期要目預告

小說：

委屈……………茅盾
沒有太陽的早晨……………李廣田
琴……………端木蕻良
昇天……………何劍黨
海外從軍記(青年徵文)……………陸璧金
鬼迷溝……………田濤
魚鬼……………王西彥
娃拉康(青年徵文)……………可期

自傳：

五十七年……………柳亞子

隨筆：

岩下縱談……………田漢

雨天……………艾蕪

文房四寶……………洪紫野

大愛國詩人陸放翁……………田曲

風箏和柳笛……………劉黑家

論文：

英國文學之新趨勢……………黃國芳

『對話』的節奏(試論)……………洪深

劇本：

春到人間……………錢飲川

詩：

江南三月……………楊世禔

觀滑翔機表演……………張帆

新書預告：

秋聲賦

田漢新著
四幕名劇

這是一本抒情的劇本，描寫詩人徐子翹與其妻淑英及愛人麗紅之戀愛糾紛，如何因愛而合理解決，同時指出中國婦女所應奮鬥的路線。全劇充滿詩意，誠為作者近年來之代表傑作。

四月中七月中出書

茅盾隨筆

茅盾自選
不日出版

這是茅盾先生所寫隨筆的一本精選集，其中包括一九四三年試筆，日記及其他，兩天雜寫，關於冬迅先生，關於『報告文學』，關於『寒風集』，關於『北京人』，該『人物描寫』等……多篇，作者的散文風格，活潑潑，寫得深細，可為青年寫作之範本。

印刷中六月底出版

初版業已售罄

(一) 二戰青年參加抗戰工作

的動機，反映前線與後方生活的
各面；有對國難的愛與忠誠，
有英勇悲烈的戰鬥場面……並展
示青年如何爭取未來世界的坦途，
為文壇有之傑作。

著者 西佛熊

苗鐵

題材新穎！
結構嚴謹！
文筆生動！
印刷精良！

再版七月出書

行發社版出人文

(門桐路香崇林桂)

售經總社書圖戶三

(號七〇一路北中林桂)

五十七年

柳五子

一 開場白

前年在香港，胡仲持廖沫沙兩兄，要我替華南報寫一個長篇，一時想不出應該寫些什麼東西。後來我說道：「還是我來寫一個非正式的自傳吧。」把我自己的生活做經，拿中國政治和國際局勢做緯，起來寫似乎還有些趣味，不至於十分枯窘。因為這一年，照中國舊時習慣計算，恰恰是五十五歲，因此想把「五十五年」這四個字當做題目，胡廖兩兄都贊成了。當時還有由「華南報出版部」替我印行「昇樓叢書」的計劃，先出初集十種，這部「五十五年」好像是列在第二集的目錄中間吧。但到後來，太平洋戰事爆發，倭夷入犯港九，九龍既陷，香港隨之，英軍的抵抗還不到一個月，自然是什麼都完結了。昇樓在九龍柯士甸道一百〇七號，我十二月六日那天星期日游了元朗的李苑，晚上還參加了方叔平將軍九龍俱樂部的議會，看了總理在韶關北伐誓師的影片，還來已經半夜，又做了幾首「離華」韻的詩，方才睡下，精神委頓不堪。明天一早起來，還在寫詩，營德機場的炸彈已由敵機丟下來了。有巡捕挨街視察，問問他還說是演習。直到後來，才知道真是打了起來，倭寇在決心實現他的切腹政策了。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亂糟糟的捱過了一天。明天還沒有天亮，便有友人來到昇樓，他們已經雇好了小船，送我偷渡過海。在這時候，我的估計是很錯誤的。我以為英軍一定能够死守九龍，而國軍也一定能够迅速的出援，只要在大埔元朗之間，打幾次硬仗，一定可把倭寇完全消滅

的。誰知道居然會估計失敗，以致於把昇樓的一切藏書文稿，以及印章紀念品之類，一擲腦兒完全丟掉呢？在香港住了十多天，炸彈砲彈狂飛狂炸的時候，我們也不覺得怎麼恐怖，只希望國軍早日到達，還一次便可以把香港殖民地完全收還了。如這算盤打不到幾時，十二月二十四日耶穌聖誕的前夜，我住在公主行難民所內，聽到英軍悲壯而絕望的歌聲，和拼命喝酒後的狂歡亂跳聲，知道情況不佳。下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升旗山上，便樹起了降旗，這是最悲慘的一幕。以後，搬來搬去，友人的聯繫完全割斷。以待死的決心和必死的勇氣，好容易挨過了一九四二年的元旦，看到倭寇在大廈上面昇起了斗大的汽球，上面寫着「恭賀新禧」的紅字，覺得實在非常刺目。好容易，又挨過了半個月，到一月十五日那天，居然在千辛萬苦之下，離開了香港。不料魔運未退，一路上多災多難，禁雨禁風，從香港到曲江，直走了四個多月，照日子計算足足有一百三十多天呢。五月底到了曲江，不多逗留，便由衡陽轉車來桂林，六月七日的早上，已到了羅浮門外靈君路上的「文化供應社」客棧中了。一時新雨舊雨，握手道無恙，真有蘇子卿重歸上國，習鑿齒再到襄陽的感慨呢。首先與感謝的，是宋雲彬兄，我和他沒有見過，不過在茅盾兄一篇小說「結婚之秋」上面，知道「雲少爺」的名字吧了。他和我却一見如故，先留我在他家中吃了一碗生炒雞蛋，覺得味道比什麼都好；更請我吃中飯，肴菜甚多，還有三花酒敬客呢。他替我引見了舊友茅盾德世仲華端芬諸兄，和新友莊麟葛琴彬然聯棠諸兄，接着，便到環湖旅館中住

起來了。隔不了三天，于伶和季雨兄來訪，又給我引見了老朋友于儕兄和譚昌兄，在美區川菜館吃了一次半年以來沒有吃過的筵席，喝了葡萄酒，高興非凡。到明天，譚昌兄又來找我，同我去榕蔭路榕齋，拜訪了熊佛西先生和葉仲寅小姐，他們留我吃了一頓便飯，邊吃邊談，微詩寫字，我覺得又回到了二十年以前南社全盛時代的世界中來了。後來，熊先生要辦「文學創作」，拉我寫稿子，開口第一句就要我寫自傳。我說：「我近來心情太壞，因為太太還在香港，而且家中無米，也許有陳蔡結繩之厄，日夜心緒不寧，眼思夢想，哪兒還有雅興和勇氣來寫自傳呢？」這一下便回絕了他。但熊先生拉稿子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倒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筆下所描寫孫伏園先生的態度來。於是，在無法拒絕的情形下，便寫了一篇「榕蔭讀詩記」，總算聊以塞責了。這「榕蔭讀詩記」，是發表在「文學創作」創刊號上的。後來，熊先生進攻的手段，愈來愈利害；我呢，太太居然從香港來了，還帶一個外孫，連着早就跟我到桂林來的女兒計算，一家四口，臨夢小圓，自然心緒也漸漸地好轉起來了。但要我寫自傳，還是不成，只搬弄了些南明史料，描寫過了半年的光景。到了今年四月初，熊先生還是要我寫自傳。我便要求他揀四月十二日那一天，在崇善路榴園請客一次，作為開筆的條件，他也一諾無辭的答應下來了。四月十二日就是昨天，下午四時起，在榴園廣場上大排筵席，大嚼大喝，除了我和太太、鄭佩宜女士兩人，以及榴園四大寇——熊先生、葉小姐、劇怪王小姐，酒怪而兼狂狷尹瘦石以外，陸續來的賓客，有于儕問秋伉儷以及于儕的大弟子金素琴女士，太陽社遺老孟超，北平獨士李白鳳，小神龍賈口也（大神經當然是我，白也還在榴園當場拜我做神經老師呢），紅學大師端木蕻良，靖江王孫朱琴可和他的朋友海軍女兒任珍瑛小姐，而最後到的，却是在香港被倭寇鎗斃，洞穿右臂不死，而新近脫險歸來的林北塵女士，她還是個滿女俠秋瑾的再傳弟子呢。靈山一會，合計一十六人，真有天雨粟鬼夜哭的盛況。只是譚昌兄和他的愛女瑪麗小姐，以及文學家安娥女士，因為搬家不至，有些美中不足了。酒醉飯飽，一宵易過，但今天的盛會，却無任再做周

跟王，樂業高遊；只好加油打氣，繼續從事。本來，我也不是沒計劃而輕易答應人家的：內容，當然還是我前年在香港答應仲持沫沙兩兄的一番計劃。倭寇的飛機大砲，能够打破香港，却不能打死柳亞子，我替他們想想，怕真是一件遺憾吧。不過我又多活了兩年，題目只好改成「五十七年」了。開白已畢，鑼鼓喧天，要知後事，且看下文：

（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十二時寫）

二 從甲申到甲午

中法之戰，開始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甲申（清光緒十年）；中日之戰，開始於民國紀元前十九年甲午（清光緒二十年）。從甲申到甲午，這十年中間，在中國是一個空前的大變局。因為甲申以前，滿清政府雖然政治腐敗不堪，經過鴉片之戰等等，紙老虎差不多已經快要拆穿了。但紙老虎畢竟還是紙老虎，除了當時的英法大邦以外，還沒有有人敢於輕來問鼎。並且，甲申一戰，中國的軍隊，好像打得倒也不差。唐景崧的巡撫帷帳，馮子材劉永福的游擊戰術，似乎都使法國人吃過一些小虧。法國海軍曾受戈拔之死，有人還說是中國海軍居然開過一砲，把他描準打死了呢！可是滿清政府畢竟是滿清政府，胡裏胡塗，把安南屬國送掉了，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後來，中法戰爭已了，中日戰役未開，這十年中間，倘然覺醒戰術真個能做帝俄的大彼得，和倭夷的酋長睦仁，勵精圖治，與天下更始，怕中國的歷史，也許要改變一些寫法。不過，獅子是不上樹的，老狗也變不出新把戲來，所以以後幾百口維新的悲喜劇，終於只是一場妖夢吧了。又何況在甲申到甲午的中間呢？這是後話，此處不提。說到我們亞子個人，是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丁亥，即公元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未時，露清庵是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六日。丁亥上距甲申，相去三年；下距甲午，却相去七年。讀一句此非迷信而只是開玩笑的話，老天在這場面之下，使我呱呱墮地，怕不是沒有用意，我又何敢妄自菲薄呢？

請到我的祖先，大概可以算是農民出身的吧。原籍浙東紹興，南明時代，從慈谿搬到江蘇省吳江縣的東村來。始遷祖諱江，和我現在一樣，也是名號合一的。我們稱他爲春江公，見於「分湖柳氏族譜」。譜上只列春江公派下直系一支，還有春江公的弟弟雲江和慕江兩人，其支派也有流傳，但爲族譜所不載。現在，在東村一帶，還有許多姓柳的人家，都以提魚打鳥爲生，一定就是雲江和慕江的子姓了。春江公一傳爲怡禪公，說他是他的兒子，一說是孫子，已弄不清楚。怡禪公再傳爲心國公，從東村遷北庫。北庫舊名北舍，從前也是村落，和東村相近，環境也差不多。到後繁榮起來，變成市鎮，稱爲北庫鄉，則於吳江十八市鄉之列。心國公三傳爲杏傳公，諱學洙，從北庫遷大港。此時大概已由自耕農轉變而爲地主了。一方面，自然也讀起書來了。東村和大港，現在都是屬於北庫鄉統治之下的。杏傳公有四個兒子，都仍住北庫，族譜上備列其支派。春江公和雲江慕江是合葬的，其墳墓就在北庫市梢頭；抗戰以前，每逢清明節，不獨春江公的子孫全都要去祭掃，就是雲江慕江的子孫，也都來焚紙錠，掛黃陌。不過事情很滑稽，他們是天一亮就來的，而我們去得晚，恰好成爲尹邢避面之局；這原因，大概他們還是農民，而我們已變成地主和讀書人，所以他們不願意和我們交接吧。杏傳公生下兩個兒子：大的叫厚堂，小的叫遜村。厚堂名球，很有錢，他繼承父親的遺產，仍住大港，以豪富著名，也頗讀書，有詩詞集一本，現還藏在我婆里的家裏。厚堂生下五個兒子，有幾個是頗能做詩的；有一個曾孫最出名，名以蕃，字子屏，號韻廬，著有「食古齋詩文詞錄」，已刊行。在我們柳家，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晚清咸同間以文學馳名里巷，和同邑陸莘畝、修賢、吉甫、芸舫、吳望雲、李辛培諸先輩，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哩。遜村諱璘，我們稱他爲遜村公，據說小時很受哥哥欺負，父親過世以後，就把他分到大勝港來，茅屋三間，破田幾十畝，算是他的家當了。但他克勤克儉，殷勤敦睦，便成爲大勝港柳氏的始祖，做人也極厚道，侍奉母親很孝順，延師教子讀書，不惜工本，後來還列入「吳江縣志」的「孝弟傳」呢。遜村公生三子，長養翥，名春芳；次

秀山，諱遠芳；幼古樸，諱樹芳。大哥最有錢，顧客滿，有「朝天車頭」之稱，表明他是錢上串，永不落下来的。秀山公頗能幹，也極厚道，待他小弟弟古樸公，非常友愛。他自己料理家務，讓他的弟弟專心讀書，結交當世賢豪。於是這位古樸公，便成了我們大勝柳氏在文壇上的開山祖師。他的同邑郭頻伽（慶），其縣姚春木（椿），交情都很好。頻伽是一個才子，風流倜儻，「小節」在「乾嘉詩壇點將錄」上有一「浪子燕青」之目；春木是個規矩的進士學生，做文章也規矩矩矩，稱爲桐城派的嫡裔，所以他倆雖然都是姚椿（爾）的門生，却不同抱負，各有千秋。古樸公和他倆都講交情，揮金結納，體力周旋，自然學問方面得益於他倆處也就不少了。他著有「養餘齋詩集」若干卷，刻成四冊，尙未全；「養餘齋文集」若干卷，未刊。但最重要的，還是所輯撰的「分湖小識」和「分湖詩苑」二書。「分湖小識」是志乘體，共有六卷，他自己及身刊定；「分湖詩苑」一卷，是我把它刊行的。還有「勝溪竹枝詞」一卷，對故鄉文獻也極有關係，刊入「養餘齋詩初集」中。勝溪就是大勝的別稱，屬於分湖流域的。講到分湖，話起來很長。什麼叫分湖呢？說老實話，只是周圍數十里的一個湖灣罷了。這種湖灣在我們吳江一帶向來是很多的，算不了什麼。不過這分湖兩字，在書本上却頗有些名氣。和其他普通的湖灣不同。鄉先輩沈北溪（剛中）的「分湖志」稿本內，引有明代沈遇黃的「分湖賦」，中間有兩句道：「吳軍呼渡而南來，伍相引兵而東跨。」原來傳說附會，說春秋時代，吳越戰爭，伍子胥曾在這兒領兵去側襲越軍的，所以分湖旁邊有子胥灘等等古蹟，這當然不大靠得住。不過，照現在的地輿講起來，夫差和勾踐戰爭的焦點，當在蘇嘉鐵路旁邊，盛澤（屬吳江）王江涇（屬嘉興）一帶；那麼，倘然伍子胥真的用奇兵從分湖南起嘉善，以扼嘉興之背，在軍略上也未始不可以講得通吧。還有，郭頻伽爲盧城（吳江屬十八市鄉之一，與北庫貼鄰）吳雲璈題分湖秋泛圖三絕句，有一首道：「菱藕紛紛久，松莢聚訟頻。何如此湖小，名字則周秦？」在頻伽所著的「墨芬館詩話」上，又加註詳解，謂分湖之名，始見於「吳越春秋」。但我

和亡友沈眉若（名昌眉，號長公，廬城人，著有「長公吟草」，已印行）遍查了好幾個本子的「吳越春秋」，都沒有分湖字樣，覺得非常奇怪。眉若道：「一定郭老先生記錯了，我們還得去找「越絕書」吧。」於是又去找「越絕書」，却仍舊找不到分湖字樣，只找到了風濤子（別本作風胡子，據眉若說：「胡」字應為「湖」字之誤）談劍一段。眉若以為風湖就是分湖，風濤子就是分濤子。此公是住在分湖旁邊，而專門鑄劍的，所以現在分湖一帶村落，還有打鐵港等名稱。據眉若說，打鐵就是為了鑄劍的用途呢。他把風湖當作分湖的理由，是現在分湖一帶方言，還把分湖念作風湖。他說頗伽當日的發現，一定和他相同，但他老先生沒有加以說明，又記憶錯誤，把「越絕書」弄成「吳越春秋」，所以便大費後人的腦筋了。以上是眉若的主張，確切與否，我也不敢妄下斷語；不過分湖在書本子上有些名氣，却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呢。據「分湖志」上說，在春秋時代分湖北屬於吳，南屬於越，所以有分湖之名。吳亡入越，從此南北併家了，分而不分。但到南宋時代，陳亮佐有「分湖詩」，他下半首道：「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吳江？」秀是秀州，也就是現在的嘉興，當時還沒有嘉善呢。明初析嘉興設嘉善縣，於是分湖又南半屬於嘉善，北半屬於吳江了。分湖一帶，雖然鄉僻僻壤，却頗有鎮人長者，劍客酒徒，彬彬然鋪敘於其間。嘉善縣屬有陶莊，別名柳溪，從宋至元，有陶氏家族而居，世以科第著稱。吳江縣屬有來秀里，就在大勝附近，有陸大猷行直父子，曾逃國以居，以詩文著稱，世號陸隱君。桃園雖廢，陸隱君嗣却到耕戰以前還存在著。大猷是南宋遺民，行直入仕於元，官翰林院典簿，以所著詞旨得名，與遺老謝人張玉田等唱和。有家伎柳卿，早歿，遺下大勝北垞好，人謂小柳垞。王田有南平樂詞贈行直，為卿卿作。行直收書甚多，有碧語云石湖，名流題詠如遍，見於「湖濱集」及「鐵樹湖」兩書中。有陸隱所寫詩，失而復得，行直有跋文紀事，此時已在元末，行直七十有五歲了。又嘉善名士，節節州刺史，其家，趙孟頫為水部郎，所以分湖又別號水部，郭師師適以益增其水部名。元末明初，七人號為七子，大猷分湖，

從陶莊直到來秀里，挾仗冰廳金粟，在來秀里的長堤上大臨其大處之舞，還用鞋盃行酒，美其名曰白蓮舞，其荒淫無度也就可以見一斑了。當時陸氏子弟，與於七子的有陸宜，是行直的少子。行直已老，也會扶杖周旋。還有他的別派住在分湖南岸的，名叫陸繼善，藏有鐵樹一枝，云是南唐遺物，曾給楊鐵里吹弄過，也在這一次。後來明朝宣德年間，設立嘉善縣，繼善便為嘉善人。其族裔陸琦曾獻地建廟於孔廟，名夫子廟和陸氏義塾，都在分湖之陰。鐵屋的游踪，還從來秀里到北區墟，別名武陵溪，地屬吳江，是隱者顧遜所居，也遺國字花木之勝。鐵屋有「游分湖記」；又有「游分湖詩」，以「武陵溪上花如錦」七字分韻，這七個字，還是顧遜的原唱呢。分湖舊族有嘉善袁氏，最初著名的為袁順，他號杞山，本住陶莊淨池，惠宗讓皇帝時，與袁順為黨，為燕王所不容，逃至吳江縣城北門，撰絕命詞，投城河不死，遂隱居以老。袁順孫袁賓，袁賓子袁仁，袁仁子袁賓，袁賓子袁傑，四代以文章經濟著名。袁賓字了凡，著有「通鑑綱目」，曾從軍討倭酋區秀吉，屢獻奇謀，惜未竟其用。袁氏從吳江城區還陶莊，又從陶莊遷居趙田，仍在分湖流域。吳江縣屬則有池亭葉氏，累代科舉，有從祖宗憲編著帷幄，掃邊倭寇的一位，可惜手頭無書，不能盡其名字了。最後有葉紹棠，字仲韶，號天寧道人，明季與於吳日生（易）孫君曰（兆奎）相厚之舉，事敗入徑山為僧，著有「湖隱外史」，「甲行日誌」等書。他的太太沈宛君，大小姐葉昭齊，二小姐葉惠綢，三小姐葉蓮華，四小姐葉香明，都是著名的才女，宛君和昭齊瓊章先進，著作刻入「午夢堂集十種」。惠綢比較後起，雖無赫赫名，遠近實在於過於姊妹兩人，這是天寧兒子葉舉期的批判呢。香明後起，是天寧側室所出，較葉蓮華，夫婦都長壽，有詩見「甲行日誌」。天寧八子，死亡過半，成就最大的是星期，他名變，號橫山，入清徵過知縣，是「乾嘉詩壇點絳脣」中「塔天王」沈歸愚（德潛）的老師。橫山晚年吳縣，與汪錫爵（龍）同時同地，而負才使氣，各不肯下，互相齟齬。橫山著「汪文軒室」，「嚴」鈞詩文集」中謾罵處，鉅翁亦不覺以報。但到清乾隆年，歸愚負大名於天下，替湯國榮弘揚大猷

其儲蓄時，鍾翁也不得不致嘆於「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了。鍾之，宋元間的陶隱，明代的袁菜，都是分湖文獻世家。等到滿清中葉，便是郭頌卿一輩人的世界了。頌卿既沒，大勝柳氏，華塔凌氏，和雲港沈氏，又成為分湖三大世家，衰過不絕。如今又得把分湖文獻的野馬跑遶，說到我自已身上了。

在我呱呱墮地的時候，我的家庭，真是一個圓滿的家庭。所謂書香門第，耕讀世家，在我是當之無愧的。原來上文講過，秀山公和古樵公是一對非常親愛的兄弟倆，但秀山公年壽不很長，中年逝世，又無子息；而古樵公却生有兩子，長諱兆青，字起亭，次諱兆燕，字蔭庵。古樵公便拿起亭公過繼給秀山公，承受了他的遺產，可是起亭公出世更早，也無子嗣。蔭庵公生兩子，長諱應璠，字笠雲，次諱應奎，字芝卿。蔭庵公復命笠雲公過繼給起亭公，而芝卿公則剩下來作為他自己的兒子。可是不幸得很，芝卿公未婚早逝，接着連笠雲公也去世了。笠雲公生二子，長諱公曾，字寅伯，號鍾齋；次諱慕曾，字己仲，號無涯。鍾齋公是我的父親，無涯公是我的叔父。於是蔭庵公頂命無涯公過繼本生，算是芝卿公的兒子，而鍾齋公則繼承笠雲的宗祀。我家從遷村公起，分為三支，各建房屋：長房在東邊，號為東牆門；次房在中間，號為中牆門；小房在西邊，號為西牆門。等到秀山公逝世以後，中牆門的血系實在已經是斷絕的了，便由起亭公和東牆門的一位義梅公名兆元的，並嗣給秀山公。起亭公逝世以後，再把笠雲公和東牆門的一位鴻軒公，名應遠的，並嗣給起亭公。於是中牆門分兩支，他們佔據了四分之三，我們卻只佔據了四分之一吧了。我們的作風，和東牆門的作風不大相同。他們是「朝天車頭繩」之後，工於心計，長於聚財，收租租來也要比我們多收一些，所以家計漸漸日上了；但文學方面，却當然比不上我們。我們西牆門一支呢？自己勤儉持家，不大浪用，而肯結交賓客，擔任義舉，收租也比他們公道一些；詩書呢，自然我們的讀書種子比他們要優秀一些了。蔭庵公是我的曾祖父，鍾齋公是祖父，鍾慕公是父親。他中過舉人，教過數書，却告老不仕，家聲愈隆，除了讀書以外，便喜歡做做好事。鄉人

有老佛之稱。勤於學問，有東坡詞編年、和勝溪釣隱詩詞錄、各若干卷，今藏於家。我的曾祖母邱太夫人，更是一位好人；邱氏為黎里（亦屬吳江）望族，她的祖輩和父輩，是有五位有時集行狀的。她雖然不是個才女，却也通達大義，和蔭庵公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的好配偶。講到家中不足呢，就是蔭庵公的盛年長逝了。笠雲公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天分很高，又肯用心讀書，詩文以外，兼治地理洋務之學，在當時都是冷門貨。他有賦稿兩卷，又有一補編源流圖志若干卷，可惜到我找尋時，都已不見；只在舅父凌退修先生所輯錄的「松陵文集」中間，還保留着幾篇他的遺文了。我祖母凌太夫人，就是退修先生的姊姊。華塔凌氏，不是我們上面講過，是分湖三大世家之一嗎？他們也有東牆門，中牆門，西牆門之分，退修先生是西牆門的台柱子。他中過舉人，做過鄞縣，辦過河南義賑，救活飢民無數，聽說河南境內當時還建有他的生祠呢。我祖母的性情很高傲，脾氣也很特別。大概祖父逝世後，她的刺激太深了吧。身體也不大好，終年躺在床上。她喜歡清潔，請了四個女工，弄了幾十把水壺，什麼面盆腳桶，都有一定的安排，一舉必先洗手，洗手用的水，也有一定的次序，先用這壺，然後再用那壺，家人有一「弄水太太」之稱。這時候曾祖父和曾祖母，住在西牆門最後進堂樓的偏落，原來是古樵公的書房，名為「藝餘齋」的那一小間內。（藝餘齋的匾額，却已移掛在西牆門當中一進書廳「瑞荆堂」旁邊的東書房內去了。）堂樓名為「聽春樓」，是父親和叔父的房間；中間一間掛有「聽春樓」匾額的，却屬於我父親，因為老人家是優待長輩呢。祖母却住在中牆門西邊「二加堂」的次間；再向北下去，為「筆諫堂」的次間，是我的二位姑祖母住。叔父和祖母比較接近，常在那兒侍奉祖母。父親不過是每天晚上從西牆門最前進「榮桂堂」的次間書房進到「聽春樓」上去睡覺時，繞道中牆門「二加堂」去問候一次祖母呢了。我在五歲以後，在西牆門中間一進書廳「東遊樓」東書房，就是掛有「藝餘齋」匾額的一間屋子裏念書，每天晚上讀完夜書，由父親提著我過小橋，領我到書齋。聽說祖母脾氣很古怪，還嫌不好；

就罵人，把人家攆出去，不許在她的房內住，怕弄髒了她的地板，所以我對他很小心的。但他對我特別客氣，也特別和藹，常常撫摸我的頭髮，叫我做小和尚呢。（這小和尚原來是曾祖父和曾祖母給我最親熱的稱呼，據說是怕我整不大，所以如此稱呼的。）父親很嚴，不大多講話，我有點怕他。母親很喜歡我，雖然也因為我淘氣不過的緣由而常常打我；可是我却不怕她。父親爲人很性急，有些像祖母。他的老師是長洲（今吳縣）大儒顧奎虛先生，諱福坤，號元簡，有經師人師之稱，學問的根蒂，當然不會錯的了。他又學說文於退修先生，學書法於吳縣姚鳳生先生（諱孟起），學醫於同邑李季培先生（諱齡壽，盛澤人），頗有心得。他喜歡下圍棋，却厭惡打牌，以爲品大低下。總之，他是屬於沈潛靜默一流的，雖然很性急。母親却很沈默，她是外祖父向邑費吉甫先生諱延慶的女兒，費氏世居江城，是簪纓舊族。太平天國劫後，江城故居灰燼，曾一度遷居黎里，母親是在黎里長大的。她幼年曾從學於黎里徐九如夫人（名玖），譬如乾隆時代名士徐山民（名遠源，字鶴江，號無際，著有「黎里志」，「樓閣詩拾」，「市里詩拾」及「新詠樓詩集」等書），吳珊珊（名瓊仙，號子佩，同邑平望人，著有「寶韻樓詩集」）夫婦的女兒。後來買屋蘇州，搬去不久，外祖父却逝世了。外祖父和他弟弟荃荊先生最好，荃荊先生諱廷鑑，科舉出身，官拜中允，曾視學河南，以詞官而兼名流，與同邑吳望雲先生（諱仁傑）齊名，號稱吳費。我的曾祖父當年頌德，是吳費所敬佩的父輩，我父親少年英俊，吳費也很贊賞他；所以我外祖父去世後，荃荊先生便作主把我母親配給我父親了。父親和母親是同年的，都生於民國元年前五十五年丙寅，即公元一八六六年，照清朝是同治五年；母親生日大約在陰曆二月二十一日，好像比父親大幾個月吧。（父親和母親的生辰八字，族譜中都有著錄，我帶一部到香港，早在九龍的弄機中丟了，現在暫時無法考證。）我出生的一年，父親和母親都是二十二歲，祖母是四十六歲，曾祖父是六十九歲，曾祖母比祖父大一歲，已經是七十歲了。我有一位叔父，二位姑母；叔父比我父親小三歲，一切學識都和父親差不多。

不過父親中過秀才，而叔父却爲了承繼給未婚的父親，就是我的叔祖芝卿公的關係，怕族人來搶奪家產，很早就捐了一個中書科中書，便沒有去攻小考了。曾和父親同應幾次鄉試，都沒有中舉。叔父的性情，和父親不同，他是非常和平中正的，才具却比父親開展，天資也高一些。所以論讀書，寫字，下棋，他都比父親佔先着，酒量也比父親好，講書法和算學，他是都有成就的。後來，他還給我教過算學呢。叔父原配凌夫人，是退修先生的姪女，也是我祖母的內姪女，和我母親感情非常好，可惜生下我從弟梅岑（名翼高，號北野，一號栗庵）以後，就以產褥症去世了。繼配沈夫人，却是上文所講露港沈氏的小姐，沈氏也正是分湖三大世家之一。上世最著名的是翠嶺先生，名懋德，曾刊佈同邑楊復吉的「昭代叢書」，並續訂若干集印行，是一部很大的叢書。翠嶺先生後人陸生先生，名中堅，才氣縱橫，賦性古怪，好收藏書畫，專重忠義激烈之士，據說，真假好壞，一望便知，用不着細心摸索呢！叔父續娶的沈夫人，便是陸生先生的四小姐，他有二位哥哥，屋廬先生（名廷鑑，字詠韶）和新庵先生（名廷鑑，字根黃），對醫學都有造詣，後來遷居周莊（半屬吳江，半屬吳縣），和我叔父創辦學校，主持地方公益，相得益彰。屋廬先生尤工詩文，爲國學保存會會員。沈氏以藏書著稱，有江曲書莊書目，絳雲一炬，甲第成灰，真是東南文獻的不幸。這是後話，暫且不提。講到我的兩位姑母呢？大姑母諱蘭瑛，字來因，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她比我父親約大二、三歲，才具比我父親開展，熱心和我叔父差不多，而靈動則勝之。她是我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寶貝，我祖母當然也歡喜她。我上文講過，我的舅祖父退修先生，不但是一位名士，並且還是一位政治家，而我大姑母却正如昔人所稱「何無忌酷似其舅」，退修先生英多磊落之風，她是可以繼承其衣鉢呢。就因為這個緣故，退修先生很喜歡她，很早就定給他的兒子紹甫先生做媳婦了。紹甫先生諱其枚，一作廷枚，非常聰明，但恃才負氣，不拘禮儀，是一位天馬行空的人物，有時却不免要拆拆爛爛，鬧出大少爺的脾氣來。我大姑母是個能屈能伸的人，結婚以來，小心謹慎，把種種方法說服他，從來沒有過

面紅耳赤的日子，雖然智南先生的脾氣是很燥急的。我大姑母後來常對我太太講：「世界上只有軟柴可以捆住硬柴，而硬柴決不能捆住軟柴。」這大概是她的御夫祕訣，可以當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六字道統心傳的吧。但她的辦法也有分寸，決不一味卑屈，一味趨逢，像班昭女誡這種狗屁的主張，真所謂剛愎剛健，兼而有之。我太太當然還不能算她的入室弟子，但得着一些皮毛，已經一輩子受用不盡。我也非常感激，因為在離流顛沛之中，還能夢活下去，正是靠着這點安慰。我今年元旦試筆詩有「世已無皋伯，吾還有孟光」之句，即指點着這種家庭的幸福呢。但我大姑母才高遇蹇，智南先生是忠略血性的，早年就去世了。好像我二三歲的時候，他還健在，常常到我家來，很愛護我；熱天還把大芭蕉的葉子採下來，鋪在地上，給我做褥子哩！可是不久他死了，退修先生當然很悲痛，我大姑母夜間偷彈淚眼，白天還要安慰老人家，處境正是難堪極了。但她有她的韌勁，不但不改其樂地活下去，並且活得很好。退修先生是精於整理的遺囑心於國事，後來他移家滬上，一方面排遣其痛悼愛子的悲懷，一方面却陰思結納豪傑，有所作為，行醫不過是他的幌子罷了。我大姑母沒有同去，便常在我的家裏住，對我是非常愛護，一直到長大起來，她還是我的顧問；講到生平閨中知己，便要算這位大姑母首屈一指了。講到二姑母呢？她諱玉瑛，字語因，比叔父還要小好幾歲。他和大姑母同父同母，但性情却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種典型人物。講者實話，她老人家是一個低能者，有些優裏優氣的。她比我好像大不到十多歲，在我未生以前，我曾祖父是歡喜她的，因為她在我們家中是一個最小的孩子。我生下來以後，我曾祖父給他開玩笑道：「二寶！（我們家裏祖上一輩的習慣，男女分排，所以我大姑母是大小姐，我父親是大少爺。我叔父是二少爺，而她又小二小姐。我曾祖父則叫她做二寶，寶者，親暱之辭也。）以後我要喜歡小和尚（我的小名），不喜歡你了。」這在我曾祖父原是一句開玩笑的話，不料她老人家認真了。後來有一天，趁我白天睡着，偶然沒有人照料的時候，便把冷水澆在我的頸上，想要淹死我哩！哈哈！你想她老人家不是太忠厚老實

了嗎？這就種下了她一生不幸的禍根。在吳江縣縣署里做上，有一家姓蔡的人家，好像立刻興起家，上世都位平凡的，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小孩子。這小孩子生下來聰穎非凡，早有神童之目，讀書一目十行，能寫驢寫大字，不到二十歲，就成了秀才，這在蔡家，真是破天荒的事情。便有這小孩子的族姊，是我們東牆門的姑太太，和我祖父輩的，來向我曾祖父游說，要替我二姑母作媒了。我曾祖父對於姓蔡的家世雖然也有躊躇；但他是愛才如命的，聽得這小孩子這樣聰明，這樣能讀書上進，而且懷抱大志，似乎還不只是一個功名利祿中的人物，便也就欣然答應了。這小孩子便是我的蔡姑丈，他舉諱一個寅字，表字清臣，後改清任，又字治民，別號懷德；後來果然做了大官，辛亥後做過軍都督府軍法司司長，做到江蘇司法籌備處處長。第一次討袁時代，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長應德潤背叛革命而逃走，南社社員同盟會老同志章不良（梓）代都督，我們這位姑丈就代到過江蘇民政長；可惜這時候我二姑母已不及見，更不要講我會祖父了。我這位蔡姑丈，雖然才華橫溢，功業燦然，但講起做人來，倒也是忠厚老實，和我二姑母差不多。不過他是少年名士，不免有些個風流；而我二姑母資質太差，識字無多，除了一手好刺繡以外，拿不出什麼來，簡直有些配不上他，他就不免就要向外發展起來了。還有，我蔡姑丈是父母俱全的，上面還有個老祖母，以雌老虎出名，天天的喝番咕略，我二姑母如何受得了？這家的時候，對祖母不敢講，對我大姑母當然要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告訴了。我大姑母是性如烈火而又胸有成竹的，曾經細細的教導她。又把這姑丈叫來痛罵了過他幾次。因為蔡姑丈和莘塔凌氏也有親戚的關係，蔡姑丈的一位姑母，嫁給凌家，和大姑母是妯娌輩行，蔡姑丈還趕着我大姑母叫姑母，不敢以姊妹相稱，自然我大姑母有可以教訓他和痛罵他的資格了。但我二姑母是太老實了，劉阿斗既然抱不上樹，而家庭枕席間的事情，旁人又干預不了，自然吃虧的還是我二姑母。這樣，在可能的時候，我二姑母也常常回到家裏來，和大姑母一同侍奉我祖母，上面還有我會祖父和曾祖母；小小的耕讀人家，自然比不上大觀園，但從小時候的環境，

却也就很熱鬧的了。

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的冬天，算是我生命史上遭遇不幸事情的開端：就是最愛護我的曾祖父蔣應公，以七十二歲的高齡，終正寢。這一年，我還只有四歲。普通壽星，「人生五十不為夭」，何況他老人家更活到了七十二歲呢？不過，照我個人那時候小小心坎上的想頭，對於我曾祖父真是希望他長生不死哩！因為他對於我的恩德，實在太大，而對於我的印象，也實在太好了。講到他得病的原因，年齡太高，油乾燈灺，自然也是一個理由，不過還不止此。這時候上溯甲申中法之戰，已有七年，滿清政府的統治，一天腐敗一天了。我曾祖父是個拘謹人，當然不會像退修先生一般，有度外的思想；不過，對於現狀的不滿，明眼人總是看得出來，就不免有些憂國憂家的苦悶了。前一歲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己丑，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正是江南大水災的年頭。我們是地主，經常過着衣租食稅般生活的。雖然我曾祖父一生忠厚，不做過份的事情，替我們當佃戶的人，到現在還有些歌功頌德的口碑，說「柳三房」（從遷村公以下支派計算，古禮公是老三，所以我們不生的那一支，是設鄉下人叫做柳三房的）的「老二太爺」（起亭公行一，蔣應公行二），真真是一位老佛。不過，做地主的人，吃佃戶終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而中國的社會不特沒有工業，連農業也落後，非靠雨暘時若不興。那末，換一句話，還是靠天吃飯吧。一朝天不見晴，佃戶沒有飯吃，當然地主老爺們也要跟着發生困難了。我家從遷村公以下，都是以節儉起家的，除了收租以外，從不經營商業，因為累世書獃子，實在不懂得經營生意。聽說曾祖父當日，靠平生儲蓄的儲蓄，辛辛苦苦幾十年，積成了大洋一萬二千元。大家要知道在公元一八九〇年以前，不比現在，一萬二千元是够辦一個窮人的數目。何況我們家還不做大官，不做奸商，連佃戶都是省吃儉用節省出來的，當然更是不容易的事。我祖父不敢借給別人家放利，怕被人家的放利弄掉；但放在家中，又怕水火盜賊的不虞。於是挖空心思，只好做一個地窖，把它埋起來，有無幾萬錢正當的用途時，

向窖中取。但結果很不幸，從我祖父蔣應公逝世以後，我大姑母的出閣，我父親和叔父的結婚，接着又是我叔父元配凌氏婦母的去世，我二姑母的出閣，這地窖裏的擲子——曾祖父自己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百脚兩條腿」（百脚代表一萬元，兩條腿代表二千元）的積蓄，也就漸漸兒變成空白了。再加上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這一次大飢荒，田租粒米無收，還要捐出錢來，振濟飢寒無告的貧民們，生活自然變得更艱苦。老人家風燭殘年，身體經不起打擊的。這樣，便在我四歲時，小小的心板上劃上了第一次的創傷。

曾祖父逝死的明年，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辛卯，公元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我行年五歲，便入了家塾。開蒙的老師，好像叫陳景初先生，是一位吳江的秀才。講到我識字讀書，已經是很早的事情了。記得我三歲那一年，還不會坐小椅子，站在大紅漆的立桶裏，母親已在教我識字了。我識生字的本領是很大的，一天能識幾十個字，絕對沒有問題。不過到了明天要我寫熟字，這可要我的命，因為過了一夜，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母親為此常常要痛打我，但一個人的智慧不是用戒尺打得出來的，這又有什麼用處呢？自然，年歲大了以後，腦筋結實了一些，這些現象是漸漸可以改過來的。當時母親不懂得，害我吃苦枉苦頭了。還有一件事情，當我母親年輕時，就在地從徐九如女士讀書的時候，一部唐詩三百首，她是讀得滾滾流瀉似的。後來她又傳授受給我；講到做詩，當然我自己相信是天才，不過她的指導，也是不能忘記的恩惠呀！那位陳景初老師，似乎很平凡，對我沒有多大印象，現在一點都記不得了，只有一個感想，似乎還記得。是什麼感想呢？就是曾祖父在時，他自己覺得年紀太大了，精神漸漸不濟，而對我又是抱持非常期望的。他常常說道：「我老，我也不想看見小和尚發科發甲，我只要能夠看見他上學的一天，也就心滿意足了！」當時封建的腦筋，在母親膝下聽書是不算數的，一定要請了老師，拜過孔夫子，才算正式上學，我曾祖父也是不能免俗呢。不過，他上一年去世，我下一年才正式上學，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話又得說還來，我雖然沒有發科發甲，但現在高到五十七歲，還

未曾脫掉讀書人的本色；我當時自命為典型的中國士大夫，始終抱持着天地正氣，不為威屈，不為利誘，雖然太太罵我為神經病而不悔。這樣，我總算對得住所愛我的曾祖父——說到我的諸老師與書問，又是非常可笑的。人家讀書就讀，總是一個地方，而我却有兩個地方。原因呢？我的外祖父吉甫先生，他沒有男孩子，只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名琴芳，嫁給黎里徐鎮武；他名文藻，字帆鵬，是一個秀才吧。為人很熱情，喜歡結交朋友，做公益事情，但對我姨母感情不大好。後來戊戌庚子以後，他成為嚴梁的信徒，非常相信變法，辦辦學校熱心教育，在吳江教育史上，他也應該是一個有地位的人物呢。外祖父的小女兒名淑芳，就是我的母親了。外祖父很早去世，承繼了兩個嗣子：一個名樹達，字敏農，號忍安，後來做過一任江蘇諮議局議員，與吳寧雲前輩的姪兒密茶先生有無紹的聯襟，在地方上是大紳士，頗有勢力，當時叫為小吳費。（他雖住蘇州，但政治地盤則仍在吳江。）一個名樹爵，字仲深，號章齋，又號顯梨，晚號廷璋居士。因為他性子很急，和我差不多，所以取佩章的意思，叫做章齋。至於顯梨，則取顯學黃梨洲的意思了。他是葉勗先生的兒子，雖然算我的舅父，實際上年齡比我大三歲，小時候還在一起玩耍的夥伴呢。後來，葉勗先生去世了，沒有第二個兒子，又把他歸了宗，但我們當然還是認舅父的關係，不過親的變疏遠的罷了。因為外祖父自己既沒有兒子，而我外祖母對母親又很愛護；但我們家住大勝港，去蘇州有百里之遙，哪裏怎麼辦呢？他們想出辦法，叫我母親半家住下，半年住蘇州；父親當然不能同去，我又不免做母親的跟班，於是這老師也要做我的跟班了。我們去大勝港，自己有一隻小船：一隻叫大帳棚，因為最初時是收帳用的，所以叫做帳棚；另一隻則比大帳棚小些，叫高家船，因為是從一家姓高的人家買來的。（還有一隻小帳棚，因為太小，我們是不坐他的，只叔父到蘇州去時短路用用罷了。）那時候，我和母親坐大帳棚，父親有時去，有時不去；老師則坐高家船。為了距離，怕一尺趕不到，得隔夜落船。在船中先睡上一夜。我覺得別有風味，非常高興坐船。但等到了蘇州，也就索然無味了。老師坐船，半年換一個地方，似乎是一件不大普通的事情。不知是就為了這種情形呢，還是另有別種原因，我的老師，是常常掉換

的。記得從五歲正式上學起，到八歲那一年止，就換了三位老師。第一位起家的，在上面說過，是同邑生員陳初陳老師；第二位呢，是同邑武左青武老師；第三位呢，是同邑陸阮青陸老師。武老師生得形容古怪，左半個面孔是破的，所以叫為左青，好像小時候很怕他，就因為這個關係，其他的事情，不大有印象。但到後來，我三十歲以後，狂讀吳江文獻的時候，他還健在，曾替一家盛澤姓仲的舊家做幕客，把舊籍賣給我呢。陸老師對我的印象也很模糊，但實際上關係却是重要的，因為他開始教我讀「杜甫全集」。讀本子，好像是吳江前輩南明遺民朱愚庵（鶴齡）的「杜詩箋注」吧。這是在讀夜書的時候讀的，他叫我每夜必讀一首，要能够背誦。在當時，自然相當困苦。現在也漸漸忘記，還能背誦的已不多了。不過，在這個時代，他不主張我念這本，而要我念「杜甫全集」，這眼光確是非常偉大。而對於我詩學的初步訓練，也不能說沒有功力的。八歲的那年年底，陸老師又辭職，明年，由俞父俞翁老師補任。這事情，我寫在下面第三章上去了。因為這一章是寫到民國紀元前十八年甲午為止的呀！

我生平共有四位姊妹，那時候卻還只有一位，是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壬辰，我六歲那一年出生的。因為那一年是庚午，生肖屬龍，所以小名就叫龍官。到紀元前十五年丁酉冬天，便因出痧子去世了。存年只有六歲，我父親也並沒有替她取名字。後來，我和她追取一個名字，叫做隆隆，因為隆和龍是諧音。並且，我的二妹叫平福，三妹叫公福，四妹叫均福；那末她叫隆隆不就很合式麼？她附葬在我父親鍾公北邙墳地池下首，是合家同葬的。將來，在建立父親墓碑以外，也想給她砌一個碑，題：「吳江陸隆隆女士之墓」。不過，這心願的償還，當當要在抗戰勝利以後的了。

寫到這兒，應該歸結到「甲申到甲午」的題目上來了。從甲申寫起，實在是早一些，因為我是丁亥歲出生，距甲申以後有三年哩。不過，我因為它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一年，所以就借光寫了。至於甲午那一年，我也只有八歲，當然什麼都不懂。並且，一切政治和戰爭的情形，應該有專史記載，此地也用不着多說。不過，看官們要記取着：經過甲午一戰以後，滿清的命運，日短一日，革命的成熟，也日近一日了。那時候八歲的小孩子，隔不了十多年，也居然要跑進革命陣營中來，跟着「國父孫總理」，大談其共和革命，這勢力的變化，也太快了！（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寫完）

——本節已完全結束——